

私房言語

文/凌佛 圖片提供/玉山社

她的書寫，
深情裡有很多斷然，
怦然一聲聲撞在心底，
色調厚重，
但出手之際實則情腸深細。

這不是書語私房言語，讀秀美的書是為我認得生命的色質。閱讀書中的字與畫，內心要為生命的曲幽疏通，迂迴探索一條深心私密的幽道，並且要見得出口。

生活吐哺撩起淤積情懷

手上拿著《淡水味覺》，封面、封底就代生命做了一翻言說。飽厚的顏彩奮力塗抹，外突的張力框限不住內質的狂烈野異，顏彩間充滿故事，印象中的記憶，記憶中的印象，交錯間，沈厚的顏料與顏料充滿了互相道盡的悲辛與不受拘限的出離。

畫一樣色質銳意，充滿了精緻的特質，無論畫與與文字、語言，她的敏感時刻流洩在生活中在行止裡，我私心佩服，不管怎樣的日子都不能糊弄了她的眼界，乃至眼角微掃的餘光。我和她許久不見，言談間有些急切相互問起近況；她說她已五形不顧，包括起居飲食行止動靜都極簡單。但是我卻仍感知她的古意情腸，要以最好的宴請朋友。

看到書的那一日，迫不急待，一夜橫掃《淡水味覺》，雖說五形不顧，書中言語卻有著她自在的爆發力。字與畫銜繫著個人生命，生活中的刮痕雖是以血淚經歷，個中情質其實有著萬端風華，只是她都不在其意了。

真實嗆味重審泡沫生命

她的書寫，深情裡有很多斷然，怦然一聲聲撞在心底，色調厚重，但出手之際實則情腸深細。精緻的色與質不受框限，可狂烈，可以野異，可以悲辛，可以出離，生活的痕跡在她寫來，有時如輕煙淡掃，但是因為最真實的貼近生活，一點也沒有辦法造作，所以令人無法忽視。生命有時那麼促迫，棘藜中的秀美風華，於我看來，那是座落在廢墟

書中計分二部，前半部寫的是一已深邃的曲街幽巷，歷歷於心的生命落痕。後半部國民美術悲喜劇寫的是老人繪事所展現的精神與時代。那些早年的農村、政經社會，與衣食相關的繪畫是很珍貴的庶民生活吐哺，一群繪者看似垂暮老年，卻在畫作裡透露著一股完沛

的精力神氣。以圖譜訴說時代，前半部後半部皆不出流轉的個人生命史，然而一已的私密生活，讀來亦有貼近的個人情愫疊起，所以言語道出，心中亦有一股私蓄的話，勾起很多淤積在底部的沈藏。

和秀美說話，她的言語和她的字與



藍樓裡的一朵荷花玉蘭，極其厚重，沒有花長得那麼樣大，但它確實風華壯碩，富厚勻白的生在那裡。

她寫她母親，我驚服那樣的「力」，不多不少。如陳月里那樣的老母親，便可知生活歲月如何打造了秀美。風雨歷歷如繪，非尋常的一對母女，極不平凡。秀美像極了她的母親。

戰勝它的方式。她驚人的敘述語言，一如老來才接觸繪事的老人，一生累累下來，他們有的是生活的專業，所以能從繪畫中吐露出許多美術界中沒有的社會語言。她也一樣，無論文與字都讓我們對切身的生活重新有所省思，因為不同的距離讓我們對周圍的人、事、物有了新的審視。

《淡水味覺》辛嗆狂烈，但是從臉面上面對生活大家都馴服了。無可奈何，秀美說得好「生命像泡沫般隨便的消失，而歷史是留給偉人的，留給巨門富賈的」其實那也是一種泡沫。生命裡沒有苦還剩下什麼？輕輕的浮花浪蕊，但是誰能斷阻得了那飄萍場景。

想起她曾帶我們深入淡水老街。曲折迷離的巷弄，狹窄幽深的古董店舖，渡口河岸，教堂或廟宇。她寫阿舍，直是絕妙，精采絕倫沒有人比得過她了，人物素描的極致，可列為典範。我們繞過古巷宅第的最深處，迷離傷殘，但是，生命是那樣妖嬈美麗。



在李仔阿媽裡她寫與福寮的家園，那樣的場景，在她寫來生活中彷彿若有童話。刻苦到她手裡調理成一種清靜的品質。

她就是接近真實，令人驚悚的真實。但有著存活下去的力量。她用那最狂烈的筆與顏色，寫人間平民悲歡幽艷的黑痕。面對苦楚與痛覺，輕蔑是唯一